

豆瓣小说

No.38

上海，一九八几

今日主笔侯珏

编剧手记

曾治天

本期所发《上海，一九八几》是侯珏先生为支持本刊（指已经停刊的《镜中虚度》）特意惠赠的。

在惠赐大作时，侯珏特意写道：

“这是我最近完成的一个小说，将在2011年《广西文学》不知道哪一期发表，姑且先自荐给你的《镜中虚度》，算是我对你工作的一种支持。”

由于我不相信侯先生是投给我们这种草根刊物《镜中虚度》的，所以侯先生特意复信说明：

“小说真是投给《镜中虚度》的，如你认为可以发布，则太感谢了。在《镜中虚度》发表即可，算是我对你的上进精神的支持，因纸媒以后要发，所以顺便提醒你暂不要发布在《镜中虚度》之外的媒体，呵呵。09年我在起点网发布一个《毕业二重奏》的中篇，想不到去年有一个鸟人改编成长篇《毕业后我们一起去淘金》出版了，今年正设法告他呢。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出版人和枪手在找纯文学中短篇中选题好的，搞来弄长篇和剧本，不得不提防啊。”

夏天尚未过去一半，我的肚子就顶不住了。

那天上午，当我背着DV刚刚爬到高速路入口那个巨型广告架的顶端，准备为某家房地产拍摄远景视频的时候，肚脐眼便中箭似地一阵阵发冷，任凭怎么挺胸收腹，它就是不受你的主观控制，大地震般非要塌陷下去。我顶了几分钟，实在顶不住了，最后不得不从铁架上溃败下来，直奔马路对面的公厕。

半晌，老板见我像个漏完了气的气球一样被风刮回来，就把手上的烟头弹到几米开外，看看腕上的手表，说，“阿飞，不行的话你就回家休息几天吧，把肚子搞好了再来上班”。听他的口气，好像我是国企里面一个即将临盆却还死守岗位的劳模型孕妇。但如果你以为他这样好说就是个慈祥的老板，那么你就错了，到了月底，几天病假不光没得工资拿，会计还会在考勤簿上帮你划几个大叉叉。一个叉叉代表一工分，一个工分代表20块人民币呢。

“年轻人啊，把肚子喝出了窟窿可没人帮你埋单。”城北药店的老板说，我这已是第五次到他那儿买泻立停。他真是个好心人，把药卖出去了还能说些舒服话。要是李灵在我身边的话，她也经常会这样说，虽然她一边说，一边故意

做出生气的表情。

然而第五盒泻立停吃完，我的肚子仍不见好转。只好自认倒霉，请几天假前往人民医院。肠胃科的医生也不啰嗦，问了几个问题，就写一张蚂蚁字叫我去药品室取药。负责找药的白衣天使当时也许在想着她的白马王子，心不在焉。接过我递去的单子一看，嘴巴嘀咕着“泻立停，泻立停”，便转身去药柜拿药。没等她回过头来，我早已逃到医院外面的停车场开动摩托车引擎了。狗日的泻立停！我在心里骂道。

后来，幸亏一个搞中医的朋友帮忙写了一幅药，让我的嘴巴几乎吃出青草来，肚子的灾难才总算摆平。七月上旬，我又是一条好汉，生龙活虎地去上班了。重新上班第一天，我的活儿干得特别顺，一共参与安装了两个超市的二十个字幕电子条屏。此外，由于我的及时发现，公司才得以赶在飓风来临之前组织抢修了县政府广场附近的大型 LED 屏幕。用老板的话说，“阿飞一出马，就给公司挽回了巨大的损失。”这句拍马屁的话，让我高兴了好几天。一天下班前，老板忽然觉得爱心表示得不够，就特别交代会计：“阿飞上次病假，就不必扣他的公分了。”

与公司其他人比起来，我的确是撞上了狗屎运——才没上几天班，接下来又是歇着。因为天气预报都说了，晚上台风登陆，很可能大到暴雨。市区一旦发生内涝，我们这种专做户外视频广告安装的企业肯定要歇业。没有事情做，同事们就可以没日没夜地喝酒了。但我已经被那种不要命的喝法吓怕，只想好好躲在家里独享难得的时光。因此傍晚下班路过菜市场旁时，我心血来潮，溜进市场买了一斤卤鸡爪和半斤烧鸭，打算回自己的小窝过一个惬意的夜晚。

我租住的小窝在城北菜市场附近。刚吃完烧鸭，天就刮起了风。挂在对面楼阳台上的衣物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天气预报说的没错，台风杀了过来。我放下碗筷，起身去关掉玻璃窗，顺便把窗帘也拉得严严实实。（必须要说明的是，这套红色窗帘是李灵两个月前花三十块钱从街上买回来的处理品。）重新坐到凳子上的时候，我似乎想了起什么，却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来，脑子里一片空白。明晃晃的灯光打在红窗帘上，整个房间一片粉红，酷似火车站附近挂羊头卖狗肉的发廊。靠在墙脚的电风扇有气无力地瞎转着，汗滴从我的胸口冒出往下流淌。

终于想起来了，现在是夏天，而我的电脑还没有开！

我于是一个箭步跳到桌子前，摁下电脑开关，并以最快的速度关掉房门、脱下裤子，直接冲进浴室。五分钟后，我赤条条地站到冰箱前，打开冰箱，让迎面而来的冷气扑向身体。头发上的水沿脖子流下，汇聚成丰富的水滴从肩膀继续往下流。我低下头，看见自己那挺拔的家伙已经包含水分。我此时多么希望冷气把它上面的水冻成冰块啊——但那是不可能的事。

统一赞助账户

支付宝 kabadaga@gmail.com

我顺手摸了摸躺在冰箱里面的啤酒瓶，已经冰得不行。

当第一支啤酒瓶的盖子被我的牙齿咬开以后，房间立即飘出淡淡的麦芽香味。我半躺在竹椅上一边打开电脑桌面上的视频播放器，一边想，要是李灵也裸着身体躺在旁边，而这时光又能无限延长下去，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只要她愿意和我一起看电影，她想摔几部手机我就给她摔几部手机。

不忌讳地说，我正在看的是一部西班牙性喜剧片《乳房与月亮》。导演毕加斯·鲁纳，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导演。他的影片独树一帜，把政治拍成了性，把性拍成了哲学，把哲学拍成了黑色幽默，又把黑色幽默拍成了政治，真的是直击心灵，耐人寻味。记得上次夜里我们看他的另一部电影《火腿，火腿》的时候，天气还没有现在这么热。看着看着，李灵就趴在我的胸口上睡着了。我曾经在 QQ 签名里说过，要把不好好看电影的人统统打昏。而现在李灵居然在我不注意的时候睡着，显然是不尊重我的爱好。我把电影按了暂停，用手去捏住李灵的鼻子，捂住她的嘴巴，硬是把她从梦境中拉了回来。

“你发什么癫啦！”李灵下意识地把手劈开，愤怒地说：“我实在受不了啦，困死了！明天还要起床，要看你自己看！”说着，她起身准备往床上去。

我一把拉住她的裤腰，说不行，非得看完电影才能睡。

李灵把我的手从裤腰上掰开，一脸狰狞，重复着她已经说过无数次的话：“你再发神经，我就把你的电脑砸烂！”

我激将她说，你砸啊，砸烂了我可以再换一个更大的液晶显示器。

“你以为我不敢吗？”李灵转身冲到电脑前，那架势就像发疯的农妇要拔掉仇家菜园里的白菜一样，试图要拔起沾满灰尘的显示器丢出窗外。但这台十年前出厂的长城牌台式显示器显然没有白菜那么轻便，她于是转而捡起放在一旁的手机说：“你看！现在是几点了？”

见我仍笑嘻嘻有点得意的样子，她实在怒不可遏，狠狠地把手举到头顶，扔手榴弹一样“嘭”一声，把我的手机摔到对面墙上。

“下回你还这样，有一部手机我摔两部！”

看着手机从墙壁反弹回来掉在地板上破为两半的悲惨情景，顿时，我不敢再吭声。她较真了，疯狂使她取得了胜利。

第二天我从梦中醒来时，李灵已经离开。后来我连续拨了几个电话，她都不予理睬，直到我上班的时候才收到李灵从火车上发来的短信，她说她以后再也不想回来了。

“跟着你一辈子也结不了婚”，她在短信里说，“你自己跟电影结婚吧。”

我双腿夹住铁架，坐在三十米高空上的广告牌后面摇头苦笑，感觉李灵真她妈的会闹。

“可惜了，你昨晚没坚持看完影片。否则你今天连短信都不想发给我。”

我用破裂的手机这样回复李灵，也许有一些残忍，不过我想，她的出走只是一时冲动，最终她还会屁颠屁颠地回到我身边。

第一支啤酒很快被喝完，外面突然噼里啪啦下起了暴雨。我起身去冰箱拿第二支酒打开，重新坐下来听那欢快的暴雨声。雨下得越起劲，我喝得越猛。雨水、啤酒、电影和女人，曾经是我出来工作的最初梦想，现在梦想有一半已经实现，实际上，感觉还挺不赖……我竟在不知不觉中，打盹、睡去。

是一阵手机铃声把我给吵醒的。“主人，主人，电话又来了！主人，主人，电话又来了！”我以为是李灵来电，快速抓起手机接听。

“嗨，阿飞！你在干什么？”原来是老板在吼叫。

“我正洗澡到一半呢！出……出了什么情况？”我走回浴室，扯下一条干毛巾胡乱擦了擦头发。

“二组的人正在抢修时代广场的屏幕，几条线路被雨水冲断了，人手不够！”老板似乎担心我不穿衣服出门，继续强调说：“你马上穿好衣服下楼，情况非常紧急！”

“哎呀，老板，我这儿突然停水了！全身上下都是泡沫呢……”我用毛巾擦了擦下半身，对这种没有报酬的加班感到非常厌倦。

“你他妈别磨蹭了，水快淹到你门口了，我们现在都在楼下等你！”

我把毛巾往塑料桶一扔，赶紧走出浴室，去掀开窗帘往楼下看。我们公司那辆快要报废的上汽通用五菱白色小卡果然已经停在楼下。车的前灯一闪一闪，像头可怜的水牛朝着我瞪眼睛。我不得不重新穿上一身汗臭的工作服，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楼去。

一个小时后我像只落汤鸡回到小区，顺便在楼下房东的小卖铺要了一包香烟。辛苦的一天总算到此结束。我想，再也不会有人对我发号施令了，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一些吧，我要睡觉，我要休息。我开始爬楼梯，整整一支烟的功夫，才爬到六楼。在开门之前，我把烟头熄灭，抖了抖身上的雨水，脱掉沾满污泥的鞋子。

门开了。里面亮着灯。

我感到有些糊涂，记得出门时明明是顺手摁了开关的。

“喂！大英雄，抗洪救灾回来啦。”

我拉上门，伸头往床铺的方向一看，是李灵！她穿着我的篮球服，松松垮垮，披头散发半躺在床上冲我做鬼脸，那两只捏着卤鸡爪的手举在胸前摇晃，嘴里还嚼着半截鸡爪，样子十分吓人。

“你吓死我啦！”我说，“回来也不提前通知一声！”

她从床上跳起来，光着脚丫啪嗒啪嗒凑到我胸前，低下头往上看我狼狈的脸，咯咯笑道：

统一赞助账户

支付宝 kabadaga@gmail.com

“我回来看完那部电影再走不可以吗？大英雄！”

说着，她直起身子，踮起脚跟，把一只鸡爪送进我的嘴巴，剩下一只放进她的嘴巴。两人顿时不能说话。

等我洗完澡走出浴室，李灵已经把一只盛满啤酒的杯子摆好在电脑桌上。她自己则裸着身体站在床上试穿衣服。

“你看，这件裙子怎么样？”她穿上了一件嫩黄色的连衣裙，做一个360度转身。

我抓起酒杯一饮而尽，重新倒满酒后，对她说：

“不错！身材比芙蓉姐姐好一百倍，但比大S差一点。假如你会跳芭蕾，让裙子飘起来就好看了。”我拿起手机，准备给她拍照。

“臭美吧你！”不料她并不需要我的殷勤，突然跳到地板上，抓起酒杯往自己的喉咙灌去，与几秒钟前在床上的淑女样子判若两人。“太热了！”她说，“上海比这里还要热，真是受不了！”显然，冰镇啤酒让她感到兴奋。

我说：“还好，现在这里开始下雨了，空气没那么干燥。”我想问她为什么跑回来，又怕出什么岔子，就懒得问。

“阿飞，你就没有一点解暑的办法吗？你看这破电风扇，都不管用了。”她走到墙角轻轻踢了一脚电风扇，然后走去打开冰箱，上下寻找可以解暑的东西。

“心静自然凉。”我说。

“狗屁！”她对我的话非常不屑。几秒后，她却像发现钞票一样兴奋地叫起来，“哈哈！算你有良心，还给我留了一片西瓜！”

我打开千千静听和外置音箱，放出已听得耳朵起茧的钢琴曲《致爱丽丝》。她闻“丝”起舞，一边啃着西瓜，一边跟随音乐的节拍向我滑过来。我叼一支烟，周润发一样靠在椅子上，十分老练地伸出手接住她的腰部。

“你也不问我为什么回来？”李灵睁大眼睛看我，有一丝淘气，一丝委屈，好像我必须要知道她回来的原因。

“我不在乎你从哪里来，只在乎你的裙子。”我说。

“嚯，胸怀真是广大。就不怕我背着你去和别人相亲？”她用手摸了摸我来不及刮掉的胡须茬，又摸了摸我的胸膛。我腾出一只手把烟拿下来，说：

“你有那个本事我也认了。跟我你可是一辈子也结不了婚的。”女人是自尊心很强的动物，说完这句话，我开始有些后悔。但这时，李灵的反应却出乎意料（要是平时，她准会一脚把我踹开）。她说：

“我跟你吃荤，不结婚，得吧。”说完，她弯下腰，两手伸到膝盖的部位做出向上提起裙子的动作。

“得啊，我就让你吃荤——”我故意把“荤”字的发音拖长，同时把烟熄灭，伸出双手搂住她的肩膀。我把她紧紧抱在怀里，好像要把她身上的汁液全部榨出来。

“……你放手……”几秒钟后，李灵急了，她喘着气冲我说，“阿飞！不要得意……你妈的……放手啊，压死我了……”李灵连打带踢，试图挣脱我的双臂。但我还是紧紧抱住她，直到她筋疲力竭不再反抗。

我说：“李灵，你是不是饿了？一点力气都没有。要是饿了，就赶紧吃东西，床底下还有几包泡面。”

“我不饿。”她说。

“你好像瘦了许多。”

“谢谢！是被你压扁的。”

“不是一般的瘦，而且黑了。像个非洲难民。”我开了句玩笑。

“嫌弃我是吧？！”李灵猛然从我怀里弹出去，拍了拍自己身上被弄皱的裙子，脸色变得十分难看，“是啊，离开你，我就活不下去，跑去挖煤了。”

“李灵，你怎么了？”对于她的反应，我感到有些惊愕，“开个玩笑而已，何必那么敏感。”我低声说。

“我最恨开玩笑的人了，开玩笑的人都是垃圾！”李灵愈发生气，走过来用力把我从椅子上拉开，自己坐上去，抓起鼠标在千千静听上胡乱换了一首歌曲，然后对着网页一阵乱点。

我不吭声，转身去打开冰箱拿啤酒。李灵播放的那首歌是已经被遗忘了很久的歌曲，与当前的气氛极不和谐。

“她说已经介绍好我去做售楼小姐，去了，却发现那个公司根本没人理我。第四天，他们见我太可怜，就派我去大街上派发传单。你看，我的手臂都黑成这样了。实习了一个多月，却突然找借口说我不适合这份工作。气死我了！”李灵说着，先把一只脚抬到电脑桌上，然后把另外一只脚也架了上去，继续说：“他们拿我开玩笑呢。根本没认真考虑我的事。我只好自己出去找工作。但上海太热了，我实在受不了。在九亭镇租了一间民房，就一间，是你这里的一半，房租却比这儿贵几倍……”

她说话期间，我又喝完了一支啤酒。她所说的“她”，是指她的表姐，“他们”是指她表姐和表姐夫。“他们”在上海一家房地产公司打工。

“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不管什么原因，你一定会回来的，因为你知道我离不开你。”我使出了男人哄女人的惯用伎俩。

甜言蜜语果然对她很受用。她回头，饱含深情望着我。

我笑了笑，用食指去刮了刮她高挑的鼻子，然后把手心贴到她的脸颊，去捏她的耳朵，顺势往后掀起她的长发。她于是表示满意地闭上眼睛。等我帮她盘好头发，她就鼓出右边脸，示意我执行下一个动作。

统一赞助账户

支付宝 kabadaga@gmail.com

我则像邮政所的男营业员盖邮戳一样，迅速但不失夸张地吻了她一下。她的脸顿时拨云见日，立刻笑了起来。

李灵：“你的嘴唇怎么了？”

“我天生厚嘴唇，长官。”我答道。

李灵：“最好缩进嘴里，免得拖地上撞地雷。”

“我……我……”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这样不断引用各种各样的电影对白进行交流，直到两人彻底困了睡了。暴雨在窗外下了整整一夜，仿佛那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件，与我们这张床没有任何关系。

次日清晨雨还在淅淅沥沥下着。看着李灵那张平静苍白的脸和深陷的眼眶，我心中平添一股惆怅，睡意全无。我点一支烟送进嘴巴，然后起床去打开玻璃窗透透气。外面的街道已经水流成河。引车卖浆、摆摊卖菜的人比平时少了很多，在水上行驶的汽车也畏手畏脚，没了平日嚣张的气焰。

李灵不在的一段时间，我的肚子基本上是在外面填饱的，家里的锅头大约已经生锈。我穿好衣服，洗漱完毕，拎一把雨伞出门。去菜市场途中，忽然收到同事发来短信，说因为公司那条大街和附近的几条街道发生内涝，这两天暂时不用出工。

果然不出所料。我掏出手机打电话给李灵，问她咱们一起去逛街好吗？李灵反问，大清早的你逛什么街呀。我说家里面没东西吃，难道你不想去吃东北羊肉面吗？

说起东北羊肉面，李灵就来劲了。不到一支烟功夫，她便像美人鱼一样出现在我眼前。这时雨已经停了，浓云消散，天上甚至亮出一丝金黄色的阳光。我和李灵跳上一辆空荡荡的公交车前往市中心。吃完羊肉面，我们在市中心购物广场逛了半天，买了一堆牙膏香皂洗衣粉蚊烟香避孕套和泡面火腿肠。在回家的半路上，我又从路边的专卖店抢购了一批被雨水浸泡而打折处理的化妆品送给李灵。李灵兴奋不已，在一家已经挂牌清仓处理了半年的服装店里为我们选购了两件情侣T恤。半天下来，两人满载而归，太有一起生活到永远的趋势。

“你走后，我就病了一场。你回来，我的肚子就好了。”我一边穿衣服，一边对镜子里面的李灵说。

“狗屁。我哪里有那么灵。”李灵像个新娘似地离开了床沿，“把肚子喝出了窟窿可没人帮你埋单”，她装出一脸生气的表情说，“我可不想年纪轻轻就嫁给一个病少爷”。

“其实我也不想那样。你知道，在这个小地方除了喝酒实在没什么可消遣的。”我把目光转移到镜子里面的自己，发现自己的肚脯似乎又变大了不少。

“你就不能想想干点别的事情吗？一个大男人整天光知道看电影喝酒，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想啊，怎么不想。我还想过去打劫银行。计划都准备好了。”我从抽屉里取出一样黑乎乎的东西放到裤子口袋，转过身，欣赏正在衣架前穿内衣的李灵。

“我看你只想打劫我。”李灵说，“快点过来，帮我把内衣扣上。”

我于是走到她身后，熟练地扣上她的黑色内衣。

“今天有什么打算？”我问李灵。

“天都快黑了，还有什么打算？”

“那，我们去打劫银行吧！”我用枪顶住李灵的腰部，有些得意地对她说：“怎么样？”

“啊！你吓死我！”看来李灵真的被吓着了，浑身一阵猛烈地发抖，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脸色变得像一张黄昏的树叶：“阿飞，你想干什么！”

“嘘——小声一点，不要紧张，”我说，“我先要劫一下你的色再告诉你。”

天色不知不觉暗下来，华灯初上。大街上的积水已经退去大部分，路面倒映着城市的五彩斑斓。我和李灵坐在城北时间咖啡馆的一个靠窗位置上。透过玻璃窗，可以看见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流。

“你怎么这样没出息呢？”李灵首先开口说话，眼睛盯着玻璃窗，似乎玻璃外面那些行人和车流与她无关。

“是的，我本来就是垃圾。但一个垃圾至于你这样敏感吗？”我把目光从流动的影像中收回来，点一支烟猛吸一口，感觉李灵纯粹是无理取闹。

“什么叫敏感？嚯，我才离开你几天，你就想干老本行了是吧？真是狗改不了吃屎，以前那几年牢白坐了。”

“你什么意思？那只不过是一支仿真枪，网上买的，神不知鬼不觉。玩玩不可以啊，我喜欢。”对于李灵试图撕开过去的伤口，我开始感到不满。

“告诉你，阿飞，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知道我这次为什么回来吗？你不知道。因为你从来就没有想过。我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并不是因为我在上海生活不下去，知道吗。你可以给我的，别的男人照样可以给。如果只为了和你睡觉，和你整天沉溺在虚幻的世界里，我就永远不回来找你了。”

“李灵，这是你说的话吗？”我感到莫名其妙，不明白一个女人去了一趟上海回来，怎么会变成这样。

“阿飞，我们再也不能得过且过了。得想想办法。要不然一辈子就像条狗一样在这个小地方混混，就完了。”她说。

“人人都像条狗，只是狗的主人不一样而已。”我说，“你那么高尚，当年为什么要去出卖……”我耳根嗡了一下，差点说漏了嘴。接下来半截话，吞

统一赞助账户

支付宝 kabadaga@gmail.com

了回去。一种不祥的预兆如巨大的乌云从脑门浮了起来。

“你是想说当初为什么去做鸡是吧？说啊？为什么不说了？你他妈的！”李灵把脖子伸到我面前，眼睛露出鄙夷的神色，一只食指逼到我的鼻梁。

我向后打了一个哆嗦，做好了收拾场面的思想准备。

然而，李灵手指一晃，一把抢过我嘴里的烟放进她的嘴唇里，长吸了一口。几秒后，重新坐下的李灵，靠在沙发上，双眼望着天花板，让烟雾缓缓从唇间升起，对于我的侮辱，她表现出的冷静真是百年一遇。

“真想不到，你这样没出息。我还以为你看了那么多电影，都学到了什么东西呢。不说了。你已没药可救。”

李灵眼里闪着泪光给我下完定义，摇了摇头，拿包起身想走，但被我拉了下来。

“对不起，李灵，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我的错，我打自己嘴巴给你道歉，行吧？”我做出一脸认错的样子哀求她。

“道歉没有用，我要的是实际行动。”她说。

于是几分钟后，当我学着成龙在电影里面开动摩托车，又紧急刹车，开车，又紧急刹车，让随着惯性而来的乳房猝不及防连续好几次撞击到我背部的时候，坐在身后的李灵终于破涕为笑，用她的小手使劲捶打着我的肩颊骨。

我们沿着被雨水冲刷得一尘不染的河堤路向郊外驶去。借着车灯，看见路面不远处偶尔出现一两个水洼，我就故意加大油门碾过去。平静中突兀而来的巨大震动，让李灵尖叫不止。她一边骂我是坏蛋，一边紧紧搂着我的肚子，生怕自己被风拉去。从后视镜里，我看见溅起的水花在我们身后纷纷落下。

夏天是个多变的孩子。夜越深，星光越灿烂。我和李灵很快出了城，沿着国道线，继续向北飞去。在星空下，远处连绵起伏的群山因为神秘而令人陶醉。道路两侧的桑田一望无垠，暴雨过后的土地散发着湿润的气息。我们的摩托车在笔直的道路上突突直响，仿佛胜利的舰艇掠过平静的海面，而远处时不时从闪烁银色光辉的桑叶丛间扑棱来而起的鸟群，真叫人兴奋。

距离城区十多公里的清水河很快出现在我们眼前。这里了无人烟，抗战时期建造的码头因为水位下降早已废弃。我们把车放好，就双双脱掉衣服，沿着伸向河床的阶梯走下。

水，让所有不愉快的往事一扫而光。虽然脚下的河床凹凸不平，但我们和以往一样，借着河水的浮力，踩在圆润的鹅卵石上，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好一阵子，我们停下来，露一颗头，趴在浮出水面的礁石尖上，看着被我们激起的浪花一圈一圈地在流水中消失。

要是几年前，我们会等待一切归复原样以后，就开始做水下憋气比赛，一秒两秒几十秒地比，直到两个人感到浑身发冷才上岸。上岸以后，我们就心满

意足地回到城里，我会先送李灵去火车站附近的发廊，她继续上她的班，继续接她的客，我呢，和老臬调情一番以后，就一身疲惫地回到附近的网吧，喝一瓶红牛，接下上一个网管的班，开始下半夜的工作。等到网吧满座，我就把大门关起来，开始看电影。熬到天亮，老板过来接班，我就回家睡觉，睡到下午三点起床吃饭去上班。晚上八点下班。下班之后，一般有两种选择，要么回家睡觉，要么去发廊找李灵，带她去吃东西，然后开车出城游泳，游到午夜回来，接着回网吧上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但现在，我们不玩游戏了。我们变得高尚起来，我们开讨论缘分，讨论爱情，讨论未来，开始讨论水怪。

最后李灵说，你是王小波笔下的老陈，而我是那个杨素瑶，就是绿毛水怪。我说，李灵，你不是绿毛水怪，你是蓝色妖姬。

李灵就咯咯地笑出了声，使劲把长发往后抹，在月光下真像一朵蓝色妖姬。

回家路上，李灵终于告诉我她这次回来的用意。

“你的爱好是什么！你觉得你有什么特长！”李灵问我。

“看电影，帅！”我说。

“帅个屁啊！你以为你是梁家辉呢！”

“游泳，做爱！”我又说。

“你妈的！这也算是爱好和特长啊？”李灵使劲拍打着我的肩膀。

在星光下的茫茫桑田，在茫茫桑田之间的国道线，迎面而来的夜风把我们两人的声音统统击碎。我们只能用高分贝对话。

“你一点也没有发现自我的能力！”李灵大声说，“你知道吗？你具有当演员的潜力！”

我差一点晕倒。

“当三级片演员啊？没问题！”我说。

“告诉你吧！我这次回来，就是想看看你有没有信心和兴趣，去参加一个演员海选活动！即使你没有兴趣，我也要你去参加！”

“不是吧？我从来就没想过要当演员！”

“你不是喜欢看电影吗？看了那么多，肯定有感觉，而且，你的确长得够高，长得又有特色，我从你的照片里面看出来，你有那个潜质，而且，你，很会在我面前演戏！这就是优势，你知道吗？”

我们的摩托车在国道上飞快行驶，李灵的每一句话往往没有说完，就被风抛到九霄云外。但我还是隐隐约约听明白她的意思。

“好啊，我去！为了你我一定去，我比王宝强强多了，以后做了大明星，买别墅，开宝马……”我一边表达我的立场，一边唱起黄家驹的歌：“前面是哪方，谁伴我闯荡……”

统一赞助账户

支付宝 kabadaga@gmail.com

回到家，我们把红窗帘拉下来。李灵走到墙角放倒她的行李箱，打开箱子取出一份彩色海报。“喏，这就是电影《上海，一九八几》剧组海选演员的海报”，李灵把海报递给我，继续说，“所有的角色都必须是海选出来的，因为那将是一部强调纪实性的电影。电影规模空前，大约要几万人参与，其中主演就达 50 多个，都要海选出来，不需要专业演员，也不要观众熟悉的明星，全部原生态演出。我也不知道参加海选要什么条件，但是我觉得你一定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说：“李灵，你太神通广大了。”

“不是我神通广大，是这个世界上神通广大。不管你是白鸟黑鸟，能够在海选中取胜就是好鸟。”李灵回答。

我觉得李灵的话，越来越有含金量了。

“不过”，我说，“你觉得我真有那个本事吗？我又不是陈楚生。”

“什么陈楚生！我说你有你就有！你自己比你自已想像的要强大得多了，你知道不？你生来就是干大事的，你的使命比你的生命还要重要知道不？”

我觉得李灵的话除了含金量高之外还非常离谱，就打断了她的话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干大事，我只知道干坏事。”说完我就开始脱衣服。

“你的使命就是从王宝强变成许三多！”李灵显然不在意我的态度，又从皮箱里掏出一本《怎样在好莱坞当演员》的教材塞给我，用命令的语气说，“阿飞，你要好好研究研究这本书，以后有大用处”，好像为了这事，她已经谋划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觉得这事不太现实，但碍于面子且怕伤了李灵的积极性，就欣然接受她的赠书，并表示一定好好看。我把教材塞进枕头下面，打算上床睡觉。

但李灵却没有一丝困倦，一把拦住我说，不许睡觉。我说我困了，明天还要上班呢！李灵说上班有什么大不了的，咱们先上网报名。原来李灵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把电脑开好了。我于是乖乖地坐下来，按着海报上的网址搜索电影《上海，一九八几》剧组的官方网页。

按照演员海选的日程安排，八到九月是报名初选时间，在此期间，所有网上报名者首先要通过资料初审，通过以后，就要自己录制一段 5 分钟的视频制成光盘寄给制片方，制片方认可视频里面的你，再公布照片和视频上网接受网络投票，网上的得票数也不能说明问题，那只不过是一个参考信息，想要导演看上你，还得去面试，面试完了试镜。整个过程可谓过五关斩六将，谈何容易。可是李灵仍然坚持相信，只要用心努力，我一定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

没过多久，我们就收到制片方的 Email 回复，让录制一张 5 分钟的视频光碟按他们提供的地址寄去。为了让我在镜头前更“帅”一些，李灵一个晚上拉

我去逛了几条大街，几个服装超市，不惜重金为我添置一堆打折的名牌服装领带墨镜之类。

李灵说：“鸟靠毛装，人靠衣装。”

我说：“装个鸟毛。就我这副衰样，还是不要去丢人现眼了。”

李灵又教训道：“你怎么这样没有出息呢？自卑是失败之母，我们前面活了20几年完全失败，就是因为太自卑了，自己没把自己当人看。自信是成功他爸，一个演员只要自信，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关于海选的事，才进行到第二个步骤，八字尚缺几撇，但李灵似乎已经把我当演员看待了。

我说：“导演才是演员他爸。导演一摇头，演员必须摇尾。”

李灵就把手机调到视频拍摄状态举起来，说你摇个尾巴给我看看。

我把摩托车停好，摇了摇屁股，溜烟跑进楼道。待李灵一个人提一大包衣服气喘吁吁爬到三楼，大骂阿飞是坏蛋的时候，我就从黑暗的角落跳出来，表演一个英雄救美的桥段。

八月的一个周末，我利用工作之便把公司的DV带回家，自己拍摄了几段视频，剪辑、制作好光碟给李灵拿去寄给上海。

整个夏天我们都沉浸在电影的世界里，除了上下班和等待剧组的消息。我们进入各种网站搜索电影，看完一部，下载两部，直到电脑硬盘出现崩溃的险情才开始总结我们都看过了一些什么。我们俨然专业影评家，穿梭于宇宙星际，穿越史前文明和人类历史，跟着镜头飞越云端，滑翔于黄金海岸，和光影中的男女一起体验恩怨情仇。最后发现，坐在椅子或者床上的我们，一点都没有变，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只是我们的衣服还没有洗，只是煮在电饭锅里的米因为忘记加水而烧成焦炭。大米烧成焦炭也无所谓，我们就出去吃羊肉面。吃完羊肉面如果时间还早，我们就驱车出城去河边游泳。有时候我们一个星期会连续多次去清水河码头讨论水怪的问题。

一次夜里，我们又在礁石上谈论水怪，老天却突然变卦，瞬间闪电雷鸣，暴雨倾盆。李灵大约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景，吓得哇哇大哭。情急之中，她被一块利石刮破了脚板。我们不得不仓惶返城寻找诊所。次日上班因为迟到，我被老板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你就是一个垃圾！”老板说，“你再来晚一步，我们公司就损失几万块钱你知道吗？人家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早上，都不耐烦了。以后再也不许你们私自携带公司的DV回家。DV是公司的，弄丢了可以再买一部新的，可是客户丢了却买不回来！”

我毫无解释的余地。只能眼睁睁看着会计在我的考勤上划几个大叉叉。

八月底，上海方面还没有消息来。李灵打电话去询问，对方说还要等一等。

统一赞助账户

支付宝 kabadaga@gmail.com

这一等，一个多月就过去了。李灵比我大几岁，可以说，在经营生活方面，她的点子比猪毛还多。没过几天，在家养伤的李灵路都还走不稳，脑子里就生出了新的点子。

那天我刚从公司回来，李灵把炒到一半的菜丢下，二话没说一拐一瘸就把我拉到电脑前，兴奋地指着一个网页说道：

“阿飞你看，这就是电视剧《红军路过我们村》招聘群众演员的公告”，李灵用鼠标选定公告里的文字，介绍说，“这个电视剧大概要拍 20 集，上面写得很清楚，光在我们这里取景拍摄的就有 8 到 9 集。一共需要 300 个本地男公民做群众演员，不限年龄，不限学历，能够扛枪扛炮背弹药，能够跑步，懂得站队列就可以。”李灵说完，两眼发光看我如何反应。

“你太神通广大了！”我说。看来你非要把我往娱乐圈的火坑里推了，我在心里想，却没有说出来。

李灵接着谈：“你以前不是说在监狱戒毒所的时候，经常要站队列训练吗？我就想，你肯定比那些没当过兵的人强，去面试的时候肯定能通过。现在是 7 月 25 号，离报名截止时间还有半个多月，我想让你训练训练，打点基础，说不定到时候进剧组被导演看上了，还可以出演一个红军班长呢！”

李灵说得头头是道，还从床底下找出那本《怎样在好莱坞当演员》的教材给我。

“我真是服了 U！”我火速吻了一下李灵的嘴唇，然后翻了翻已经沾满灰尘的教材，又反复看了看网站的公告，心想李灵太执着了，我如果不答应她，岂不是天理难容。

“扛枪打仗，他妈的听起来确实是一件非常刺激的事情，我都听你的，为了当上班长，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保证不让你失望！”这一次，我态度十分坚决。于是起身，正步走站到地板中央，立正，敬礼，大声说：“报告！一切都准备好了，请所长指示！”

“不是所长，是首长！你还以为自己在戒毒所啊？”李灵立即纠正我的口误，并走上来帮助我调整姿势。

李灵带我去照相馆拍了几张军装照。然后她去邮局帮我把资料寄出去。李灵说的没错，我的确具备一个士兵的长相。几天以后，剧组真的打电话来说我已经通过资料审核，那个工作人员鼓励说，演出的时候大概会安排我站在镜头的第一排，不过，工作人员说，还要等下旬导演组过来选景、布景、组织“红军队伍”、我们去参加面试通过以后才能最终确定，他让我随时开机以便具体通知面试。

我暂停手上的工作，坐在高速路旁几十米高的广告架上，给李灵通报情况。“我说嘛，你一定行！”获悉我通过报名，李灵在电话那头感到非常高兴。晚

上我下班回到家，她已经煮好饭菜，洗好两个人的衣服，而且房间也收拾得比平时整齐干净几百倍。我的一身疲惫立马烟消云散。

十月上旬，我白天正常上班，晚上回家就按照李灵的指点为角色做准备。先是看一个小时的教材，然后反复观看《浴血坚持》《雄关漫道》《百团大战》、《大决战》、《长征》、《我的兄弟叫顺溜》等影视剧，接着练习表演，睡觉前和李灵模仿剧情对话，早上起床后对着镜子做表情等等。我们两个人，仿佛已经是在家等待签约的大牌明星。

领导说，因为战争场面较大，各个桥段布景点之间的距离太远，场景调度多，我们剧组估计要在这里逗留一两个月。

“逗留那就逗留呗，三四个月都没有问题。越长越好。”李灵说。

但我却有一丝迟疑，我说，“关键是我的工作问题，人家导演说了，演出是全天候的，几个副导演几个桥段几条线同时开机，我们300个群众演员中的100个必须跟着剧组转，叫你在哪一组就跑去哪一组。而我已经选入那100个人里面了。那广告公司的班怎么上？”

“这还不简单嘛，只要你的戏份多，天天出镜。一天50块钱，一个月也有一千五百块。把狗屁广告公司辞了，跟剧组跑几个月，又不是没有工资拿，拍完这个戏，你就是职业群众演员了，到处有人要。说不定剧组拍完这个戏以后拍其他戏，还会再联系你去演呢。况且，况且那个《上海，一九八几》的海选，你还有被刷下去呢，你还有机会去上海演电影呢。就当这部《红军路过我们村》是一次热身演出吧！”

虽然不是她去当演员，李灵却比我兴奋，也比我大胆。而从现实上考虑，还是我有些舍不得广告公司的工作，毕竟那是我从戒毒所出来以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累是累了点，却也干得非常上手，八九百块钱工资，在这个地方过普通生活也不成问题。

李灵似乎看出了我的疑虑，继续开导说：“人生能有几回搏，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我回应说：“搏个屁！搏一搏，命都没了。以前我也是这么想，最终还不是落得铁窗泪。”

“以前是以前，现在我们走的是正道。光明正大，不偷不抢，凭自己本事争取个翻身的机会不可以吗？你要是担心丢了那几百块钱的工作就没饭吃，好啊，那我去工作挣钱维持家用得了吧？我现在还有几千块钱积蓄，就不信在弹尽粮绝之前找不到一个饭碗。”李灵不惜把私房钱也押上了。

我终于一咬牙，第二天去广告公司把工作给辞了。

《红军路过我们村》剧组很快就在城外的山脚下安营扎寨。我也很快到剧组报到，并领了两套布满补丁的红军军装和军帽以及皮带，另外分配到手的一

统一赞助账户

支付宝 kabadaga@gmail.com

杆仿真步枪是上班以后才能领取。此后一个时期，我必须天天穿着军装早出晚归，不得怠慢。

刚开始去剧组上班第一天，李灵协助我穿好军装戴好军帽，并送我下楼，在我发动摩托车引擎准备开赴剧组前，她掀开军帽抹了抹我额头上的汗水说：“家里面上没老下没小的，你就好好去吧，等下做完家务，我就去找工作。”话里面，好像我们已经结婚了好几年她再次怀孕而且她的丈夫终于得以光荣地赶赴战场为国杀敌似地，害得站在一旁的小卖铺老板娘妒忌得几乎想吃醋。我于是放开离合器，踩大油门一溜烟出了小区。到达城外时，已经有许多名从各街道汇集而来的“红军战士”驾着摩托车飞在我前面，不出半个小时，整条国道已经你追我赶出现了数百红军骑士，场面蔚为壮观。

战斗打响的第三天，我带一身泥巴回到家，李灵却已经笑得肚子疼连饭都煮不了。因为她从网上的报道里看到了我的照片，照片里的“红军”骑着摩托车的样子，谁见了都会破涕为笑。我只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一连十多天，李灵都沉浸在我的战斗新闻里面。

此后一个多月时间剧组转战了几个村庄，十几座山头，我们打土豪、分田地，灭乡绅，缴团练，还要防御国军的追击。我也从一个人群中的战士，变成了一个敢死队的班长，但除了“冲啊！”，就再也没有其他的台词。后来，我又分别扮演了农民、车夫、走卒、俘虏和国军、死尸等十几个人肉背景角色。从好奇到习以为常，我的演员生涯渐渐归于常态，每天上下班，偶尔加点夜班，不是冲锋陷阵就是在挖洞筑磊修造防御工事，和郊外进城搞建筑的农民工、郊外矿山的挖煤者、火力发电厂的工人没什么两样。

有一天白天，我出演一个乞丐，跪着走了几百米，镜头快要结束的时候，放在裤子里面的手机却突然响了，我习惯性地掏出手机接听：“喂，喂？我在上班呢！”害得导演冲上来夺过手机，狠狠教训了我一顿，“早就跟你们说过，不许带手机演出，你怎么像头猪一样笨啊！”晚上回到家我如法炮制教训李玲说：“早就跟你说过，白天不许带打我手机，你怎么像头猪一样笨啊！”李灵被我吓坏了，眼泪直打转。

另外一次，是夜间的场面，三更半夜扮演敢死队奔袭近三公里，拍完夜袭的桥段以后，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雨，我和战友们骂骂咧咧回城，我披着一身被雨淋湿的“血迹”回到家，却不见李灵的身影。揭开锅盖，也不见饭菜。虽然剧组安排了宵夜，但那毕竟是一小桶泡面。站在空空如也的、粉红色的房间，我突然有种很委屈的感觉，拨了李灵电话，居然停机。一股无名火流过全身

第二天醒来坐在床上，李灵已经做好早餐，并端到电脑桌上放好。和往常一样，一个鸡蛋，半个西红柿，加一碗挂面，不过今天多了两根火腿肠。

“我昨晚回来，你已经睡了。”没等我问话，李灵先开口解释，“我去排队了。城南的新时代广场新开张一家大型超市，从今天凌晨零点开始连续两天搞商品

大派送活动，好多人人都去排队了，喏，你吃的火腿肠，就是他们送的。我得了三包火腿肠，一包洗衣粉和两块肥皂呢！”李灵说着转身走进卫生间，拿出洗衣粉和肥皂给我看。

“不错嘛！”我说，“不过以后不要浪费时间去赚这种小便宜了。”

“不，今天我还要去排队，明天中午12点活动才结束呢！”李灵开始穿鞋子，系鞋带，准备出门。

“那你的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一直在找啊，还没有合适的。倒是去了几家娱乐城，可是，可……”李灵的脸刷的变红，红到了耳根，她扭过头，捡起洗衣粉和肥皂走进卫生间。

我站起来跟着她进卫生间，说：“你怎么了？李灵，你是不是被人欺负了？”

“哎！不说了。”李灵躲着我的目光，走出卫生间。

“他妈的，你到底怎么了？谁要敢欺负你我马上找他去算账！”我跟在她身后抓住她肩膀继续盘问。

李灵的眼泪终于流了出来。她的眼睛，看起来是那么柔弱和无助，她哽咽着对我说：

“你不要逼我说了好吗，娱乐城里面，有人认识我……”

这句话像一根鱼刺，刺到了我的喉咙里。我一时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你赶快刷牙吃东西吧！”李灵拍拍我的手臂，迅速抹去泪水，走到镜子前火速整了整自己的衣领，然后从门背的杂物袋里抽出一个大购物袋，开门而去。

我艰难地吃完早餐。出门前，我把三百块钱押在电脑键盘下面，为了便于李灵发现，又把毛主席的头像往外移了移。

和往日一样，我开着摩托车往返驶过国道线，每天看着一望无垠的桑田像个肾亏的中年人，头发一天一天变稀。是的，冬天无声无息地来了。我们这群群众演员也一天天变少，剧组的拍摄工作眼看就要结束。但我们的酬金还没有发到手。我问了几个同行，大家都表示还没有收到工资。

“急什么呀！工资肯定会发的。咱们的剧组可是省里电视台的，不会忽悠人。况且咱们都签了合同。慌他个屁！”有人说。

可是我真有点的慌。整天摸爬滚打，都快训练成个老兵了。

某天下午，我扮演一个伏击敌人的狙击手，因为镜头还没有调整好，就躺在一个滴水的溶洞里抽烟。我在寻思着这两个多月来的“战斗”经历，真他妈的是“九死一生”。当年我们的部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外要抗击日寇铁蹄，内要防御国军收拾，真不容易。而我作为一个农家子弟，不好好读书工作，整日旷课网游打架斗殴，辍学不说，还竟在二十郎当的年龄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甚至交友不慎染上毒品抢劫坐牢，最后落下现在这步田地。要不是李灵这个婊

统一赞助账户

支付宝 kabadaga@gmail.com

子同病相怜，或许我就真的走上了不归路……机位终于调好，开机了。我把自己当成顺溜，一枪击毙一个。在意念中连续击毙五个敌人。导演宣布收工。工作人员一拥而上，去协助主演卸下道具。我爬起来，走到摄影师身后，和大家凑到摄像机前看刚才的镜头重放。几分钟的镜头，居然没有正面拍过我的脸。

加入《红军路过我们村》剧组的第48天，我们终于得到一次休息的机会。时间已经是十月中旬，桑田凋零，现出一片片金黄的稻浪，秋天的风吹过山岗，吹过稻田，吹得我们心旷神怡。下午三四点光景，我和十几个战士穿着破烂的军服，浩浩汤汤撤退回城内。

进入市区的时候，一个“老兵”停下来招手示意大家集中一下，他建议，大家先不要回家，天气这么凉，回去做个球，不如直接找一处大排档，大伙凑钱搞一餐狗肉火锅热热身再回去也不迟。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妥，就举起手说我知道一个好地方，“那个地方号称狗肉滚一滚，神仙也站不稳！大家跟我走吧！”大家也觉得我选的地方非常妥，于是一群“红军”开着摩托车，在我的带领下往城北菜市场旁边的“真味轩”进发。

“真味轩”夏天的招牌菜是河边全鱼宴，冬天是稻香狗肉火锅。冬夏轮流转，四季吃不换，的确是个不错的去处。以前还在广告公司上班的时候，我就经常和同事们去那里喝得天昏地暗。

不多久，我们十几个人就来到“真味轩”门口，一字排开停了车。立在门口的女向导见我们这群人个个如狼似虎，以为是要来砸场的流氓，飞快地闪进大厅里去。

一会儿，老板走出来，认出领头的是我，就说：“阿飞啊，你他妈的太牛叉了，带这么多兄弟过来吃我的狗肉，快进来，快进来，里面有的是位置！”老板见我带一支队伍前来捧场，欢喜得不得了。我们纷纷脱下帽子坐下来喝茶抽烟。大家有说有笑。酒肉很快端了上来。

也不知梦中怎么掉进悬崖，我一身冷汗醒来，睁开眼睛却发现自己躺在自家的床上。窗外的天色暗淡，只听见李灵在卫生间里弄出哗啦哗啦的流水声。我突然感到肚子饿得不行，便问李灵现在是几点了，怎么还没有煮好晚饭。李灵听见我醒了，从卫生间里跑出来，用沾满泡沫的嘴巴冲我说：

“什么晚饭？现在是早上八点钟啦，垃圾男！”

我说：“不是吧？难道我还在做梦？”

李灵说：“你已经做了整整两天两夜的梦了。我看你还喝，把肚子喝出和了窟窿可没有人帮你买单！”说完李灵又回到卫生间继续刷牙。

我揉了揉眼睛，赶紧起床去查看窗外的街道。街上行人如织，果然一派“一日之计在于晨”的繁忙景象。

“坏了！”我赶紧去找军装，并问李灵：“你怎么不叫我起床啊？我剧组就剩下最后一次战斗了！”

李灵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也来不及脱掉秋衣秋裤，就卷起军装夺门而去。来到楼下的时候才发现没有拿摩托车钥匙，于是抬头对着六楼大喊：

“李灵李灵，帮我把钥匙扔下来。”

站在防盗窗后面的李灵大声回答说：

“我忘了告诉你，你的摩托车和钥匙还在‘真味轩’呢……”

接近中午时分，等我驱车赶到清水河码头附近，前方的战斗已经结束。方圆数百米流域一片狼藉，河面漂浮着许多战后的垃圾，一幅满江红的画面。清水河两岸数百演员熙熙攘攘三五成群，几辆卡车停在码头上装运道具。几部警车和消防车停在现场，红色的警示灯一闪一闪，把现场烘托得更加像一部好莱坞大片。

我站在离码头不远处懊悔不已，虽然剧本上说这场战役是我军全胜，但我个人感到前所未有的挫败。他妈的，为什么没有人打电话提醒我呢？

回到家，我像一张焉菜似地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情绪的激动牵动某根神经，让我的肚子又闹了一次严重的地震。

一连几天我们都吃素。按照李灵说的，吃香喝辣的容易坏肚子。吃清淡的饭菜不仅美容养颜还使人健康长寿。我说那你多去买一些绿豆回来煮粥吧，曾在地摊上看见过一本叫什么悟本的大师写的书，说绿豆可以包治百病，能够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呢。李灵说那都是狗屁，吃青草才包治百病呢，书上说的我都不信，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老家的黄牛水牛天天吃草，不见生病还力大无穷可以犁地。

我辩不过她。想自己出去搞点烧全鸭叉烧猪肉或者罗非鱼回来过过瘾，但考虑到囊中羞涩也懒得横生事宜，也就作罢。

周末下午李灵不在家，我浑浑噩噩看了日本导演大岛渚执导的《感官世界》，先是持续不断的刺激，看着看着突然感到非常空虚，看到最后，女主角阿定把他男人吉田的命根割掉的时候，我不禁跑去卫生间呕吐了半天。日本人太变态了，我想。吐完以后，我的嘴巴好苦，非常想抽一支烟。但掏遍家里的衣服裤子，找遍床头箱尾，也不见一支烟的影子。只好拣一只火机出门，直奔楼下的小卖铺。

老板娘问我要什么烟。

要是平时我肯定不用问就会买小熊猫，可自从去做群众演员，看那些导演天天抽中华牛逼哄哄的派头，心里说实在也挺妒忌他们。我想了想，就问老板娘有没有中华？

老板娘说中华啊，那么贵的烟我们这小区卖不出去，最好的就是玉溪了。

我说那就一包玉溪吧。

统一赞助账户

支付宝 kabadaga@gmail.com

几天烟酒不沾，我嘴巴都快淡出一只鸟来了，现在抽着玉溪往楼上走，感觉他妈的就是不一样。

接近傍晚的时候，李灵给我打了个电话，叫我出去陪她买菜。“出来走一走嘛！透透气，顺便挑选一些你喜欢吃的菜！”李灵在电话里这样说。我说好吧，这么久不去菜市，菜都不认识我了。

我骑着摩托车出门，不一会儿在菜市附近一家大米店门口看见李灵。李灵向我招了招手。她的另一只手拎着一只黑沉沉的塑料袋。

我停好摩托车，走到她跟前接过塑料袋。

“哇！你买了这么多葡萄啊。”我说。

“对啊，秋天要多吃葡萄，养胃。”李灵说。

“你太会养生了，”我拍了拍马屁，“以后家里面所有关于吃的东西都交给你去做。”

“你想得美咯，你想逃避家务把所有东西都堆给我做是吧？我看没门。”

说话归说话，我在李灵的带领下走进菜市场东大门，混进拥挤不堪的人群。我们分别买了萝卜、排骨、豆腐、豆腐，好不容易从西大门挤出来，却发现塑料袋里的葡萄已经被人群压扁了一部分，幸好我们的钱包手机还在。

“下次买菜要么来早一点要么晚一点”，我对李灵说，“现在这种时候人太多了，小偷最喜欢这个时候进去浑水摸鱼。”

李灵笑了笑道：“意思是说以前你做小偷的时候经常在这个时候下手？”

“你太聪明了。”我说。

“你来早了回去太早没什么事干，要是来晚了，只能买一些菜梗回去咯。”

“那也是”，我说，“那以后我就多买一些回去放冰箱好了。”

李灵却说：“放个屁冰箱算啊，家里面的冰箱都烂了好多天了。我忘了告诉你。”

我无言。我们绕过南门来到东门，进入停车场里面要车。正当我们掉转车头准备离开之际，却见一个老妇横摆着一担青菜在几米开外拦住去路。我打了两声喇叭，那老妇却充耳不闻。

“老人家，请让让路！”坐在我身后的李灵喊道。

老妇还是没有听见。李灵于是下车前去开路。老妇这才发现她身后有车，明白怎么回事后，她对李灵的说了几句什么。李灵便弯腰从其中一只竹篮里抓起一把青菜叫她称。老妇也不急着称，先挑起担子挪开位子让我过去。我开车过去，却不方便停车，只能继续往前走七八米到宽一点的路边停下等李灵。

李灵站在那里准备掏钱包。老妇快速过完称，对李灵伸出三只手指头。

“多重啊？要三块？”李灵收住钱包，脸色突变，“你再称一称”。

老妇又称了一遍，还是伸出三只手指头。

“你以为我是第一次买菜啊！就这几根叶片要三块钱”，李灵吼了起来，“算了，我不要了！”李灵放下青菜，转身就走。

不料老妇迅速放下杆秤，抓起那把青菜追了过来。她一把扯住李灵手上提的塑料袋，转到李灵跟前噤里啪啦大声说：

“阿妹啊你怎么不付钱就走啦称好的东西不要这是什么道理嘛欺负咱老百姓啊！你们这些有钱人真是太不讲道理了！”

李灵对此显然猝不及防，向后踉跄两部，回过神来：“老人家你是怎么回事啊干嘛扯我东西有病啊？”

老妇似乎听不懂李灵的话，继续纠缠，李灵不理她，很生气地向我走来。于是我们三个人立刻构成许多路上行人驻足观看的一台小品节目。我意识到事情的戏剧性和荒诞性，马上怒斥李灵你还不赶快给钱人家想要把我们的脸丢尽才满意啊。

李灵这才不情愿地和舍本逐末的老妇完成了一把青菜的交易。

回到家我已没什么煮饭做菜的兴致。我一边打开电脑，一边在心里埋怨李灵真不够成熟，有失一个漂亮女人应有的风度，不就是两三块钱的事情何必与人计较。倒是李灵的情绪比一个专业演员转换得还要快。又是煮饭又是切菜，好像刚才的一幕是电影上的情节。

不多久，就听见电饭锅扑哧扑哧地响了。

“啊——”突然，是李灵发出了的一声惊叫。我以为出了什么事故，冲到厨房门口，只见李灵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煤气没了！”她说。

我看了看灶台，锅里的菜刚好炒到一半。

“看看是不是输气管被压扁了，这个输气管经常出问题。”我说着灰身进厨房。

“没有啊。”李灵挪开身子给我。

我检查一遍输气管，发现没事。于是摇了摇煤气罐，再扭下煤气灶的开关，这时一丝蓝色的火焰从气孔冒了出来。我把气门调到最大，但火焰仍奄奄一息，在几秒钟后，火焰终于被气孔吸了进去。李灵问我怎么办。

我说你看着办呗。说着我走出了厨房。

“你什么意思啊？”李灵似乎发现我话里的异常。

“煤气没了就打电话去叫人来换一罐呗，还有什么意思。”我回到电脑桌前坐下，准备上网。

“你他妈的你就不管了是吧！”李灵敏感的本性开始发挥作用了。

“你就不能闭嘴吗？”我说，“你有心思和一个老太婆争几块钱，却没有心思打电话去换个煤气做什么女人。”

“你他妈的哪来的怨气啊你，要我洗衣擦地板，要我煮饭做菜，你却什么

统一赞助账户

支付宝 kabadaga@gmail.com

都不管了，你到底想怎么样？我没钱了你知道吗？你有钱你给一点我啊，你有吗？你只会拿我做奴隶你自己做少爷你还会什么？”

好男不跟女斗，我一声不吭，打开抽屉拿出下午买的那包玉溪出来抽。

李灵见状继续骂道：“哼！你看看，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狗改不了吃屎，肚子出血了，肺烂了，米没了，煤气没了，冰箱烂了，为了好那口子还要浪费钱买好烟！你太会享受了，你他妈的！”

“你再说我就打烂你的嘴！”我忍不住说，“你回来鼓动我去做群众演员那最后一天演出你为什么不提醒我起床去上班？你说去找工作为什么只做了十来天就辞职回来？你说为了免费礼品去超市门口熬夜排队，我才不信……”

我说话的同时突然想起剧组说过十多天内结算工资的事，就拿起手机打算问问“老兵”他们有没有消息。我还没有拨完号码，这时李灵便饿虎扑食一般冲过来，夺走了我的手机。

当我从一楼的公共绿地上捡回命途多舛的手机，爬到六楼的时候，李灵已经反锁房门。假如住在楼下的房东知道我把房门踢爆，他们肯定会让我们扫地出门。因此我尽了极大的努力克制自己的怒火，忍了心中不平，把伸出去准备踢门的脚收了回来。

我摸了摸口袋，发现身无分文。仅有的几十块钱刚才已经放在房间抽屉里面。我在门口无所事事，终于琢磨出一个道理，即厉害的女人总会他妈的让男人进退两难。

一支烟功夫以后，我打算再给“老兵”打电话问问情况，或许他那里领了工资可以先挪几百给我应急。但不幸的是，“老兵”已经关机。我坐在楼道阶梯上连续抽了十根烟，脑袋一片空白。

准备点第十一根烟的时候，只听见一串脚步声从楼下传来。我站起来打开楼道灯一看，原来是煤气公司的工人驾到。煤气是李灵叫的。我敲门叫李灵开门，说送煤气的来了。起初李灵坚决不开，说大骗子的伎俩哪里骗得过她。两人扯皮半天，工人兄弟实在看不惯，便掏出小灵通打响了李灵的电话。她才终于把门打开让我们进去。煤气公司的送气员三下五除二就换好煤气。

送他走后，李灵转身去拉下红窗帘，我则进卫生间打开热水器。我们谁也懒得说话，只是各自把衣服脱光，贴身挤在热水器喷头下洗了一次站立式的鸳鸯浴。

我们的晚饭吃得很晚。

三菜一汤刚好够放在一张木凳子上，两个人相对而坐，可以说是举凳齐眉。秋意渐浓的夜晚，我们却营造了一次难得的暖意。李灵不断往我的碗里夹菜。我发现李灵此时很有女人味，而我的内心充满愧疚。

喜讯，是李灵告诉我的。她说，她打电话给煤气公司之前，有一个几年不

联系的老姐妹给她发了一条 QQ 留言。那个姐妹几年前突然消失，她几乎快要忘记她了。她在留言上说，她在网上看见了《上海，一九八几》海选演员活动主页上的投票名单。要不是几年前经常从李灵嘴里听到钱正飞的名字，她对这个人还真的没什么印象。后来她纯属无聊地打开了钱正飞的视频，竟然看见李灵的身影在里面闪烁。

“她一眼就认出是我。”李灵选了一块肥肉放进我的碗里，又夹了一块豆腐送进自己的嘴巴，含糊不清地说，“她还投了你一票。”

我说：“老天真会开玩笑。想不到我还有这个机会。”

李灵说：“那姐妹好几年不联系了，原来这几年给她撞了狗屎运，在城西搞到一个烟草公司销售部副主任，准备过几个月结婚。”

我说：“结婚有什么好的。”

“你懂个屁。她怀了他的孩子。”李灵说。

自从获悉《上海，一九八几》网络投票大战已经打响，李灵就表现出异常的积极。又是忙着打电话叫以前的姐妹们关注关注，又是在 QQ 上群发消息请各地网友多多支持，她甚至霸占我的 QQ 代为发布投票邀请。这些工作做完后，她匆匆吃一碗泡面，继续机器人似地端坐电脑前不分昼夜地各个论坛发广告帖，刷新投票页面。

有时候李灵会“哇！”地大叫一声，说名次一下子飙升了十几位，大有拿下第一的趋势，有时候，她又会失望地拍打鼠标，说哪个鸟哪个鸟又超上去了。三天下来，被她拍烂的鼠标已有两个。我看在眼里，痛在心上。

经过数日的不懈努力，网上显示我得票数额为 198400 票，在 200 名竞争者里面算是比较靠前的成绩，排在第 48 位。“只要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以内，我们就有希望去上海了。”虽然是冬天，李灵却额头冒汗，仿佛刚刚打完一场硬仗才下火线。

我躺在床上玩手机游戏，说离投票结束时间还有几个月呢，说不定最后被踩到倒数第一名也不是不可能，我们还是想想眼前的事情。

李灵转过疲惫的身躯，举起拳头正想用武力反驳我的观点，却突然想起了什么，伸到半空的拳头掉了下来，变成手掌，抓住我的手。

“是啊！”李灵说，“我居然差点忘了！”她用另一只手扇开我吐出的烟雾，诡异地笑了笑说：“阿飞，天气冷了是吧？”我说是冷了。李灵问，“你记得我的生日吧？”我说肯定记得。李灵接着说，“大衣我已经有了，只是去年冬天买的那双靴子已经发霉……”

我终于明白李灵的意思，我说没问题，过几天剧组的工资到手马上陪你去买靴子，顺便再买几件高档皮衣。李灵顿时神采焕然，母狮子一般把我扑到床上。

次日早上，李灵早早出去买菜。我稍作赖床，辗转反侧，肚子长虫似地睡

统一赞助账户

支付宝 kabadaga@gmail.com

不下，也干脆起床。起床后第一件事便是给“老兵”打电话。

这回电话终于拨通了。

“兵哥早上好！”

“你好！请问你是哪位？”

“哦！是嫂子啊，我是兵哥在剧组的同事，我找他有点事。”

“你也是群众演员啊？现在那边的情况怎样了？我们老刘说和一帮人去找有关部门上访，到现在还没有回来，都两天了，情况也不知道怎么样？”

我说：“嫂子，刘哥他出了什么事，去上访啥东西？”

嫂子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他们说剧组出了人命，就是清水河码头那场戏，死了3个人，还不知道怎么赔钱呢，演出合同上没有写清楚，这几天死者的家属亲戚全村人都去闹了，其他人的工资暂时也要往后拖一拖。你说，这电视台拍戏出人命，赔钱是免不了的事，可是也不能拖了咱们的工资啊！”

“怎么会这样子？！”我挂了电话，站在铁窗前哭笑不得。

新年元旦李灵30岁生日那天上午，我两手插进外套口袋在街上瞎走。在我的左掌心，是15177210908的电话卡。这张电话卡和此时此刻的我一样，虽然热乎乎地，但整个的没了躯壳。

原本是我陪李灵上街买靴子的，但半路恰巧碰见她那个多年未见的怀了烟草公司销售部副主任孩子的姐妹，她就在她姐妹的盛情邀请下跟着她们去郊外做烧烤了。我则拒绝了邀请。她们是坐烟草公司一伙人的小车出城的。李灵上她们的小车出城前，把两百块钱塞进我手里，叫我自己去买手机。

我没有去买手机，而是在街上瞎走。元旦的大街上，彩旗飘飘，红男绿女，行人如织，到处是抽奖、促销活动。新的一年开始，我右掌心握着仅有的两百块钱走在街道上，不知如何是好。我租住的小屋又要交水电费和下个月的租金了。

这时，远远地，有一辆三轮车向我开来。我以为司机喝醉了，躲到眼前的公交车站台上，然而那三轮车显然成心要向我撞来，居然冲过来，差一颗米撞到水泥站台。

“阿飞，大过节的你还在街上搞什么鬼？”三轮车在我跟前停住，从后车厢跳下来一个人，“上车，跟我去喝几杯吧”，那个人说。

“不了，兵哥，我还有些事。”

“这年头还有什么比喝酒更加重要的事！我刚从城北工农兵旧货市场买了一个二手冰箱，换季大甩卖，便宜得鬼都走！到了夏天修一修就可以用了。”

“你怎么不早说！”我看了一眼三轮车厢，十分惊讶地说，“你早说我就直接把它卖给你哩，这台旧冰箱是我昨天刚卖出去的！”

“老兵”听我说完，直拍大腿，说亏了亏了，狗日的旧货老板真会做生意，

并递一支烟给我，窘迫地上车走了。他大概以为，我过的日子比他滋润多了，居然连冰箱也要更新换代。

在街上瞎猫一般走到中午，我最后走到火车站售票厅，买了两张去上海的夜火车票。回到小区，我在楼下房东的小卖铺里买了一包两块五钱的香烟，然后到旁边的草丛里捡回残破的手机，回家用胶布粘贴好，插上电话卡给李灵打电话。我对在郊区玩得正“嗨”的李灵说，《上海，一九八几》剧组来电，叫我们去上海准备准备，东方卫视要采访我这个最底层、最原生态的海选演员，要我当着镜头对网民观众谈谈网络投票的感受。

一个多小时以后，李灵就带着满嘴的油腻地从郊区赶回来。

黑夜，渐渐从大地上升起，我和李灵坐在开往上海的夜火车上。玩了一天的李灵很快就困了，喝了几口水，靠在我的肩膀上睡去。在睡梦中，李灵迷迷糊糊地吐了一堆污秽的食物。

我忍受不了车厢里的污浊和吵闹，却又怕冷风吹进来扰醒李灵而不敢打开车窗。下半夜，空气骤冷。火车在一个旅游城市的小站卸客时，正好让卧铺车厢腾出了不少床位。我跟乘务员补了票，拉起李灵前往卧铺车厢把两人塞进逼仄的空间躺下。

我托着李灵的屁股协助她爬上上铺，然后我躺在下铺。我们隔着床板说了几句关于中国火车事业的笑话，李灵笑了一会儿，便呼呼入睡。而我却变得愈发清醒，第一次躺在长途夜火车的白色被单上，在过道昏暗的灯光下躺着，时而闭上眼睛穿行于死寂的黑夜，时而想象着未知的世界，一种穿梭时光隧道的幻觉空气一般涨满我的脑袋。最后，我在激动和忧虑中睡去。

火车广播音乐和未知世界的光明一起降临。冬天的风吹过茫茫原野，第二天早上，我和李灵愉快地吃完泡面，然后一路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此前的生活，越来越远，我在心里说，他妈的，再见。我想到了许多电影情节，许多一男一女坐火车的情节，那些情节都与美丽的谎言有关。

火车在第二天傍晚进入上海西站。我和李灵像电影《天下无贼》里的刘德华和刘若英一样，挤在碌碌的人群里一起下了火车。我们沿着石泉路一直往前走，五分钟后进入地铁站上了10号线。从同济大学站出来，我们到附近的小餐馆要了两碗牛肉面填肚子，稍作休息，接着返回地铁站乘9号线去松江区九亭镇。整个过程都是李灵在前面带路，李灵说这一带有很多便宜的民房可以租住，她表姐他们就住在这一带。

我背着一大包细软跟在她屁股后面。所谓细软，无外乎女人的唇膏内衣卫生巾男人的胡须刀空钱包避孕套之类，外加一些必须的衣物。在九亭镇走了大约半个多小时，看见马路边的超市旁边有一家网吧。我于是建议李灵说：

统一赞助账户

支付宝 kabadaga@gmail.com

“咱们进去刷刷屏吧，万一我的票数掉到倒数第一就惨了。”

李灵十分赞同我的观点，二人便停止直线前进，拐进网吧。

我们在网吧足足呆了两个小时。我和李灵用两台电脑不停地刷屏，最终才勉强把我在网络投票排行榜上的成绩重新拉回前 50 名的水平。李灵说她的食指都快摠断了。我说是啊，为了这狗日的排行榜，咱的手指受罪了。我点了一支烟，一种说不出的罪恶感油然而生。

“李灵，”我说，“咱们放弃吧。去找一份实实在在的工作，慢慢打工。”

“你是不是有病？”李灵脸色突变，“眼看再坚持一下就要成功了！”

“我害怕，”我说，“这个剧组拖了这么久，也不知道葫芦里买什么药。”

李灵听完我的话，双眉紧锁，几乎要哭了出来，她站起来一把抢过我嘴里的香烟，用纤弱的双手迅速拎起行李包，转身就往外走。

我重新点一支烟，跟在她后面走。走了几分钟，李灵发出几声咳嗽，又走几步，在路边蹲了下来干咳，想吐。我跑上去抢过行李包，用大衣裹住她的肩膀，搂着她说你不要逞能了，感冒可不好。李灵对我的殷勤不屑一顾，甩开我继续默默前行。大约十几分钟后，她拐进一条小巷，我们在深处找了一间 40 块钱的小旅馆入住。

二人洗完澡即将上床，李灵把我的双手从她腰间狠狠地甩开。正在我准备下大力气制服她之际，忽然听到有人敲门。我把脚伸进拖鞋里面，起身去把门打开。一位满脸粉刺的农民工走两步进门，笑嘻嘻地问：“这位兄弟，真不好意思，不知还有没有多余的套套？你看，这外面街上的店，都已经关门了……我在隔壁，急着……”

大冷天的这人还一脸粉刺，我正有些想笑。站在身后的李灵却抢先笑了，她爽快答应人家说：“哦！有！你等等！”那人于是松开尴尬的表情，客气地分一支烟给我，站在门口等着。我则转身去拿放在电视桌上的打火机。大约几秒钟时间，李灵回头把几片东西塞给那粉刺男。粉刺男说一声谢谢走人。李灵便把门关上，两只眼睛这时几乎被笑容淹没。在她的手上，是一张一百块面值的人民币。

“这是我赚到的第一笔奶粉钱”，李灵诡异地对我说，“到了夏天，你这个猪头就要当爸爸了你知道吗？你不好好给我去演戏，怎么对得起我的肚子？”

2010 年 7—8 月写于来宾

2010 年 9 月 2 日改于苏州

2010 年 11 月 25 日定稿于来宾

统一投稿邮箱

kabadaga@gmail.com

曾哥威武官方博客

www.blog.sina.com.cn/mousfr

统一赞助账户

支付宝 kabadaga@gmail.com

